

龍驤記

——
漢高祖劉邦傳

张军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龍 驤 記

——
漢高祖劉邦作

张军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骧记 / 张军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80256-567-8

I. ①龙… II. ①张…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5004 号

责任编辑 张津津 刘占凤
封面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胡蔓青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62436 6527660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567-8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卷 天生我龙

第一章	返乡	3
第二章	龙子之诞	9
第三章	做泗上亭长	16
第四章	新沛公许宁	22
第五章	一份上书	26
第六章	接受任务	31
第七章	邂逅张耳、陈馥	39
第八章	送徒骊山	46
第九章	纵徒	51
第十章	逃亡	55
第十一章	曹无伤祭刀	61
第十二章	抵芒砀	68
第十三章	逢陆贾	72
第十四章	与戚小婉	82

第二卷 龙骧芒砀

第十五章	黄桑峪	91
------	-----------	----

第十六章	夫妻反目	98
第十七章	邂逅赵高	106
第十八章	另一份苦衷	113
第十九章	在阴谋中	119
第二十章	等待时机	129
第二十一章	响应起事	135
第二十二章	曹无伤再祭刀	139
第二十三章	收材官周勃	145
第二十四章	拜见项梁	154
第二十五章	逢项羽、虞姬	160
第二十六章	又邂逅赵高	168
第二十七章	转战之中	175
第二十八章	九里山会议	183
第二十九章	西进南下	189

第三卷 龙战诸夏

第三十章	北上与南下	199
第三十一章	入咸阳	207
第三十二章	关里关外	218
第三十三章	项羽入关	226
第三十四章	曹无伤之死	236
第三十五章	受封汉王	242
第三十六章	杀回关中	250

第三十七章	陈平归汉	258
第三十八章	兵败彭城	265
第三十九章	整合再战	275
第四十章	四哥与弟妹	284
第四十一章	探望关中	291
第四十二章	负约追穷寇	299
第四十三章	盖世绝唱	303

第四卷 龙驭祗回

第四十四章	大定之初	313
第四十五章	封功臣花絮	320
第四十六章	奉寿未央宫	325
第四十七章	欲废立太子	331
第四十八章	解决异姓王	341
第四十九章	征淮南王	352
第五十章	高祖还乡	356
第五十一章	返长安	363
第五十二章	晏居之乐	371
第五十三章	智力测验	379
第五十四章	终南山下	387
第五十五章	又生变数	395
第五十六章	尾声	404



第一卷 · 天生我龙

第一章 返乡

“刘家老四回来了!”

这天晌午，消息像是长了脚一般，很快便传遍了丰邑城南的许多街巷，至引起轰动。

这是因为不久以前，秦朝廷颁布了一道赦免普通犯罪逃亡的命令，包括一些曾经被通缉的大、要案从犯也在内。而家住丰邑中阳里一带的刘邦，之前也正是因为曾在外“滋事”被通缉而很少回乡。

但是这一次，当他回来后不久，闻讯前去探望的一些邻居，却又多被刘太公那激愤的吼声给吓了回去。刘家由于正坐落于对着城南大街的巷口把角，所以，刘太公那嘎哑的吼叫，也就像是吆喝不听话的牲口似的，很容易地就被传到了大街上去，让远近的不少人也都能够听见。

“怎么回事儿啊?”

同住在这条巷子里的老邻居、正从城南门口溜达回来的卢老蔫儿问人，才知是刘太公的三儿子刘邦回来了。

卢老蔫儿年近花甲，生得稀毛秃瓢儿。有多少心眼儿不知道，性格蔫巴巴的，名字中又带了个“年”字，故被人称作老蔫儿。他当然知道，太公最不满意的，也正是这个三儿子老四。所以，也不愿再多管闲事的他，便又甩嗒着双手，独自朝着隔墙的、偏东头儿的自家篱笆院落里走去。

而刘太公自己的嘴巴，却还仍在那里不干不净地连卷带骂，甚至还提及了刘邦那已经过世近二十年的老母刘媪。

“……哎哟，生下你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哟，也是她当年在丰西大泽那儿歇息时，让那个孽畜给日蒙了！”六十多岁的太公，说起三十年前在邑西大泽旁目击的情形，还显得十分激动，而且印象清晰。“可要是早知道，真的做出了你这般一向没什么出息的一条懒虫，老子当年，就真得还要将你再撇回到那个大泽里去喂王八……”

刘太公说的那件诡异事情，其实，丰邑人也多已早就听得耳朵里都要往外长茧啦。因为，太公后来也曾经不下数百次地对人讲述过这件事儿，几乎让人怀疑他得了失心疯。比如，高兴的时候，说他儿子身上有珍怪，将来当大贵；恼怒与绝望的时候，则说是孽龙附体，恐怕将惹出祸端，败家覆门。而刘邦生得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如今长到二十七岁的他，不唯体格健硕，面容端正，国字脸，隆准而龙颜；而且，颌下还生出一周匝连及耳鬓的络腮须，即所谓“美须髯”。虽还不太长，却也黑黑亮亮，迎风掩苒，令人望而生敬，至每每要再多看上几眼。要知道，这种络腮须，在丰沛一带并不多见，而只有愈往北走，比如说到了匈奴、东胡或是西戎人那里，才比较多见一些。

而且，不仅这些，据说，在他左大腿股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哩，不知主甚。但是所有这些，更多时，在刘太公的眼里，却怎么看都像是依旧透出一股招灾惹祸的气质。是啊，秦法规定，一人犯罪，全家同坐。刘邦正是因为前些年随了张耳游侠，一并被朝廷通缉，牵累其家庭也屡被县里科罚，苦不堪言。这一次，若非朝廷颁布了一道赦免一般犯罪逃亡的告示，让那臭小子觉得自己也符合条件而溜回来的话，还不知道他最终要死哪埋哪儿呢！所以，太公再次见到他，竟

又像是气不打一处来地冲他吼叫起来，仿佛还是立意要将他吼跑似的。

果然，住在这条宽敞间阁里的邻居们，很快便又听到了“砰”的一声，仿佛是刘邦摔门跑出去的声音。

“回来！你给我回来！”

但接着便又听到了太公跟着追出去的窸窣脚步和喊声。这一来，倒让已经转回到了邻院自家屋里躺下的卢老蔫儿，听得也有些犯糊涂了。

“咦，怀梁这老东西，搞的是什么鬼！”他一个翻身从土炕席上坐起，对正坐地往蓼汤腌瓮里藏蟹的老伴儿说，“不是要将人家吼走吗？怎么倒又追了上去？”

“你就擎等着看人家笑话儿！”老伴儿却抬脸冲他翻翻眼睛说。

卢老蔫儿的老伴儿，还是当年为刘家媳妇接生后，自己也又生产一子的稳婆（接生婆），人称卢婶。卢老蔫儿本名卢延年，虽然年齿卑于太公，且晚婚，却早于太公两年搬来此住，并在此娶了同乡之女为妻。既为同乡之女，则年齿又稚于老蔫儿，老蔫儿奉之不啻上宾，凡事无不听从。那年，卢婶为刘媪接生后，自己也生产头胎一子之事，早已为当地人传为一段佳话，说是两家人的世交缘分。只是，刘邦后来的那份出息，让两家大人都觉得挺有些不如意，但卢婶却一直对刘邦视如己出般呵护。此刻，听老伴儿这般说自己，老蔫儿便也回嘴儿道：

“我看啥笑话啦？”

于是，没待将泡在网篓儿里的大个儿田蟹都蘸糖饴藏进瓮里去，卢婶蹙蹙眉，想了一想，便也于拭净双手后，转坐到炕上来对老头

子说：

“那你还不过去劝一劝？”

“我怎么劝？说啥？”

“就说当年这孩子是我留下的。他若是后悔不要，现在还我也不迟！”

但当卢老鳊儿推开自家院落门，又鳊儿吧唧地磨蹭出去时，也恰好见到刘太公一个人，正低头从巷口外头走了回来。

“怎么，老四呢？”卢老鳊儿迎着太公问道，“刚才还听见你们爷儿俩在屋里吵吵嘛！”

“跑了！”

“又跑了？”

“不愿意见我，躲到城东头的他萧大爷家去了！”刘太公闷声闷气地解说道，“还是你家卢绾引他去的……”

“啊？这个傻东西！看我回去不……”

卢老鳊儿闻听就要出巷口去找，却又被刘太公伸手一把扯回来说：

“算了算了，绾儿他爹，怨我没说清楚，”刘太公引他走进自家院落里去时说，“是这么一回事儿：那萧食其的二儿子萧何，不是在县里做什么县令史吗？我听绾儿与我讲，这次是萧何将带队前往关中作役。绾儿与那萧何也挺熟，这次是他引了邦子去，也给邦子报了个名儿，去关中作役，并请萧家老二多给些关照……”

“嘿，这俩人倒……哦，不过这么一来也好，”卢老鳊儿至此也像有所醒悟过来地眨眨眼睛说，“刚刚我在城门口，确也又看见官出告示啦！说是县上派下咱乡的又一批出工名额，一年工期，去关中造

什么信宫，还要再从那儿治道通骊山……”

“是吧？”刘太公也跟着睁大了眼睛说。同时于路过西厢屋时，又冲还在屋里啜泣的后老伴儿说：“行了行了，你也别哭了！老四他不再走了，只是过些天，他还要随县里出去作役。”一面说，一面又转过脸来看着老蔫儿道：“什么？一年工期？”

“对呀，你还不知道？”

“哎呀，这一年时间，不是太长了一些吗？他才回来……”

“那人家还管你……可是，这么一来不也好吗？不是正可以管住你家老四，省得他再到处招灾惹祸吗？”卢老蔫儿也紧眨巴着他那一对小眼睛说，“而且，也顶了你家门下的一个名额，至少可以省下老二在家里弄田嘛！那你还烦什么？”生一张长瓜脸儿的卢老蔫儿，反而冲刘太公嘻嘻笑起来道。

“可我还是不太放心呀！”刘太公牵着卢老蔫儿手，已经拾阶走回到自家堂屋里去。又与卢老蔫儿分坐到木凳上去说：“绾儿他爹，你别看俺家老四一副大骨头架子，可他自小也没怎么吃苦。我是担心他乍一去，受不了那份儿罪呀！”

于是，这一次，又让与之对坐的卢老蔫儿惊讶地发现，刘太公那张布满了沧桑沟壑一般皱纹的四方老脸上，那一对明显也有些暗淡红肿的眼眶中，竟然一时间充盈了许多泪水！令老蔫儿心里也不由得泛起一阵触动，像是至今才明白了，老哥们儿到底心疼老四，以及对于老四的那种恨铁不成器般的积年期望……于是，他想了一想，便又拉凳去坐近老哥们儿，换了一篇说辞宽慰起来道：

“老哥哥啊，我看刘季行，到哪儿也不会吃亏。其实，我和你一样，早先，也是恨他不成器呀！可是你再仔细想想看，他是块不能成

器的料吗？他不光脑袋瓜儿比谁都聪明，而且，运气也老好哩！不是我说嘴呀——”他眨眨小眼睛，益发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一次，我看，他既能够回来，并且肯答应出去做事，没准儿就真像你以前说过的，真当大贵起来哩！”

听老邻居这么说，刘怀梁那双充泪的眼睛里，也像是闪烁出了星光亮。他也不禁又一下子回忆起来，近三十年前的那次迁徙之行……

第二章 龙子之诞

那还是二十八年前的秦庄襄王元年，也就是魏安釐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49年）。随着那一年秦将蒙骜率军攻韩、魏，取韩国的成皋、荥阳和魏国的大梁（今开封城）以西地界，大梁城内外的居民，除了仍然留守的魏安釐王尚率少数近臣以及部分驻军固守外，就只剩下了不到原来一半的老住户，其余大部分都已经陆续东迁或是另徙往他处去。

而东迁的几个主要聚居区中，就包括四百里地以外的丰邑。

说起来，丰邑这块地方，原本是楚国的边邑。因为人口稀少，当邑西百余里大泽，遍生芦荻和一种名白粉的榆树，所以又被称作粉榆乡。凭着楚魏两国的良好关系，楚考烈王答应魏安釐王，将丰邑作为魏国难民的收容地，并由魏国原当地政府协助管理。

原住大梁城东关厢夷门内平安巷中的刘怀梁，便是在那一年冬天，携一家老小，也迁往了丰邑。

其实，比这更早的二十七年前，自秦相穰侯魏冉率军攻魏至大梁以西以来，就已经有不少魏国人开始了东迁。只不过，后来由于魏人三县请和，魏冉撤军，一部分大梁人才又继续选择留守下来。

但是这一年则不同了，秦国撕毁了和约再次进攻。想到将沦为秦国横征暴敛、严法统治下的臣民，老百姓们多数都不情愿。于是，在当地政府的允许和帮助下，又自然而然地掀起了一股东迁潮。

刘怀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服妻子和老爹，携一家六口迁往丰邑。

那时候，他还是一位年仅三十岁的，生着一张结实的、四方紫膛大脸的中年汉子。相貌有几分老成，坚毅中透出一股狡黠、剽悍气质。追溯起来，他家世居大梁少说也有一百多年了。据说远祖还是从秦国迁来，可以上溯到陶唐氏后裔刘累，即会豢龙、事夏帝孔甲的那一位。同不少大梁人都有兼方（也就是兼职）一样，他家名义上为农业编户，实际上也兼营了一种蒸卖各种炊饼的生意以养家。加上刘怀梁本人也极喜与屠酤贩卖之人交往，闲暇时且会与人斗鸡蹴鞠，性喜热闹，讲义气，因而于远近一带也颇有些人缘儿。

按说，刘怀梁也是极其不情愿离开这里的。但是随着这些年来，眼见城内居民愈跑愈多，故旧邻居日见其稀，买炊饼（也就是馒头）的也愈来愈少，生意和农事都不好做；而传闻原来的老街坊们，包括自己的一些远近亲属，凡跑到楚国西部的丰、沛一带的，后来都被楚、魏两地政府安置得还不错时，他才终于动了离土之念，在丰邑那边来人的帮助下，于这一年冬天，也开始了迁徙之行：先是将三个孩子并老爹，以及一部分粗重家什，叫早几年落户于丰邑的弟弟等人先一日接过去；转过天来，自己也与媳妇收拾了一应粮秣、笼屉和余下的家什杂物等装上牛车，出城取路东向，迁往丰邑，也就是粉榆乡而去。

所幸的是，有众多本家、老邻里和原魏国当地政府的帮助接应，刘怀梁一家，倒也都先后顺利地行过四百里地，来到丰邑城南的中阳里一带闾巷落居下来。丰邑之西那一片大泽，又名丰湖，西接黄河，方圆不啻百余里，萑苇密匝，水波荡漾，周边水渚与网径纵横。其地

既有鱼鳖之利，其岸陂也可以垦荒种田。刘怀梁夫妻两口，便又先后在此包垦下几片荒地，勤恳耕耘，以为立家之基，且期获有成。

一转眼，冬天过去，又是仲夏五月夏至时节了，农事正忙。因为老爷子于迁来不久后即病逝（后刘邦即位，他的这位祖父，便被追谥为“丰公”，为刘家自魏迁丰第一代祖，葬丰西大泽北岸），家中三个孩子尚稚，夫妻两个便轮流蒔田，或是回来守家。

这一日傍午，刘怀梁正欲再上自家麦田里去，准备换回割麦的老婆。可是，刚刚行至大泽之岸的自家地头上，忽然，一阵卷地风起后，适才还晴好的天空，蓦地就阴霾下来，还噼里啪啦地砸落下一些豆大的雨点儿。那天色，仿佛要下雨，却又不大像，因为只黑了眼前这一块儿。他正疑惑，就见一道闪电亮光中，一条巨龙像是从天而降，伸出四爪儿，去摁住了卧倒在麦堆上休憩的他老婆。而他老婆竟然像是毫无反应，并没有醒来……他从未见过这种异罕的施暴景象，又惊悸又羞忿地跪倒于地，不住地喃喃祷告上天，祈求平安。有顷，待雨霁云开，听不到动静了，再踉踉跄跄地跑到地里去看时，方见那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健康、能干的女人，也像是刚刚睡醒一般从麦束堆里坐起，犹然睁大了一双迷茫的眼睛问道：

“咦，怎么一回事？刚才，还有一个金甲神人……”

刘怀梁则紧皱着眉头问：

“什么金甲神人？”

老婆再向四下里看看，这才像是明白了什么，告诉他说，原来是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头戴赤帻的金甲神人，浑身金光闪闪，主动过来与自己交合。

“咦，什么金甲神人！”刘怀梁这才又像是不无苦涩地叹息了一口